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小说卷

李学辉 著

李学辉的小说

主编·马少青

副主编·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高凯 管卫中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李学辉 著

李学辉的小说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学辉的小说 / 李学辉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4
(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 / 马少青主编)
ISBN 978-7-5490-0591-8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752号

出 版 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张莎莎
装帧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肅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 数 | 242 千
印 张 | 10.25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591-8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

“一支文学劲旅”的文坛追梦



篆刻：翟万益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高洪波 连 辑

副 主 任 梁鸿鹰 雷 达 叶延滨 陈思和 阎晶明

高志凌 马少青 孙周秦 翟万益 杨建仁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 方忠义 卢 辉 刘 颀 陈歆耕

李建军 李东华 陆 梅 张清华 张立群

邵振国 柯肃成 郭 艳 高 凯 梁 辉

彭金山 程金城 路晓峰 谭五昌 管卫中

霍俊明 魏 珂

主 编 马少青

副 主 编 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 高 凯 管卫中

编 务 袁 静 李春玲 席晓辉 段 倩



李学辉，笔名补丁，生于1966年，甘肃武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现任武威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武威市作协主席。已出版有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中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等。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有作品被《小说月报》等报刊选载并参加全国短篇小说名家联展。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发表后，受到业界热评，入围2010年《当代》最佳长篇小说，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评论家、编辑家推荐为2011年年度图书，获第四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并被陕西师大文学院译为英文本。

开 卷

在中国，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到达第三十个年头，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意为一个人事业有成，可以立得住了。人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屈指算来，成立于上世纪 1984 年 7 月 1 日甘肃省文学院的前身——甘肃省文联文学专业创作组，到今年已 30 岁了。

“三十而立”，对于甘肃省文学院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表白。而此前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以及这两套由第三届“小说八骏”和首届“诗歌八骏”16 位作家、诗人精品单行本组成的《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正是甘肃省文学院这一自信表白的有力注释。

本世纪初，也就是甘肃省文学院 20 岁的时候，以服务中青年作家为己任的甘肃省文学院，在全国文联和作协系统文学院中率先提出“拆除篱墙，开放办院”理念，强力推行集荣誉作家、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服务机制于一院的“一院三制”体制，搭建甘肃文学最高学术平台“甘肃文学论坛”，推动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打造甘肃文学文化创意品牌，建设精锐文学院军队伍，一时风生水起，为文学界所关注。在此思路之下，2005 年 9 月 7 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财政厅的给力支持下，甘肃省文学院与《上海文学》杂志、《文学报》两家文学媒体联手，成功地举办了“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上海之旅”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内乃至国外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活动，堪称一次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美国发行

量最大的华语报纸《世界日报》，当年10月25日以《古有七剑下天山，今说八骏走上海》为题，分上下两篇的整版篇幅全程报道了中国文坛这一历史性的年度盛事。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坛纪事》《中国文情报告》等书也将其列为年度文坛大事。此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文学报》《文艺报》《当代作家》《飞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西部》《上海文学》《诗江南》《大河》《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等媒体阶段性的倾力支持之下，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文学院上下一心，扬鞭催马，相继又在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推出了两届“甘肃小说八骏”、一届“甘肃诗歌八骏”和一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四个方阵。这一历时10年交叉性的系列文学交流、推介活动，先后向全国推出40人次甘肃实力小说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使“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和“儿童文学八骏”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化创意品牌。其中，“甘肃小说八骏”被《文学报》在其创刊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评为“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人”。而由此集合的“甘肃文学八骏”作家队伍，则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强省战略列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支文学劲旅”，接力领跑文学陇军，可谓春风得意，成果丰硕。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流淌，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巨大的事业成果，显示

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 21 世纪初甘肃的文化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存在，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而由此相继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和《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则是甘肃上下、里外合力共同铸就这一辉煌的全景式图文大志和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必将为历史所珍藏。

骏者，良马也。出土于西凉大地的“铜奔马”，令人联想，显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天下闻名，诉说着不尽的历史传奇。可以说，甘肃为骏马和天马的故乡。我们相信，寓意于此且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甘肃文学八骏”，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展开万马奔腾的壮丽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一支神采飞扬的天马畅想曲。

编 者

2014 年 3 月 5 日

文化补丁

马步升

李学辉的年龄小我三岁，是在文革瘟疫大蔓延那年降临武威大地的。他的个头也低出我一些，大约一米六五的样子，走上文学的路似乎也晚我几年。但，他却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一个朋友。老实说，我有些敬仰他。倒不是说他的文学成就以截至当下而论，高得让我非敬仰不可，或是在他的人格修为面前，我做过什么值得自惭形秽的事。但确实，我对他，有着毫不掩饰的喜欢，还有些不由自主的敬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向来不恨人，谁也不恨，有缘有故也不恨，对一个人的讨厌和轻蔑，代替了我对人的恨，也因此，疏远他罢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恨他做什么，屁眼屙屎鸡巴乱动，出那闲力做甚。但爱一个人却不这样，有缘有故会生出爱来，无缘无故，也会生出爱的。而且，真应了一句古话，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无缘无故的爱，最是让人心动。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团前去考察武威文化建设情况，谁都知道，这是出门散心的，考察个鸟的毛。走马观花一圈，装模作样听了一些汇报，顺理成章到玩的时候了。可是，我却没有玩兴了。李学辉代表文学界汇报工作后，一位前辈作家动情地说，听听啊，同志们，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当作家。我也有同感，我补充说，是

啊，我们拿着不菲的工资，住在宽敞的房间里，不用坐班，写出的作品，无论好坏，一般都不愁发表，可我们干了些什么呢？

那么，李学辉干了些什么呢？武威原来是有一本文学刊物《红柳》的，后来因故被吊销刊号。可别小看地方小刊物。不错，它刊登不了多么了不得的作品，说实话，别说诺贝尔文学奖、鲁迅茅盾奖什么的作品，连省级文学奖的作品都诞生不了，因为它不在评奖视野内。但，就像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自己的村庄，再穷，再简陋，也是我们成长的初阶。对地方作者来说，地方小刊比皇刊国刊重要多了。哪个作家都不会拒绝一炮走红的，可生出这种幸运儿的母亲太少了，绝大多数人，都得走从市县到省里，到全国到世界的路。许多中途退出的写作者，未见得比成功者少了什么，只少了一个词：坚持。坚持是很折磨人的，我曾将其比喻为敢死队，一批批作品投出去，被编辑老爷谈笑间枪毙了，再投一批出去，又命丧黄泉。有些人，愤怒了，丧气了，退出了。当然，有些人本来是投错了行，退出未必是坏事。有些人，只是差一口气。

地方刊物就不一样了，离得近，编辑和作者见面容易，竞争也少些，作品好坏获得发表，如同作者赶长路，爬高山，有一个歇脚打尖之处，缓过劲后，再上征程。《红柳》停了，武威大批作者顿失家园，作品上《飞天》不容易，上外省刊物、上国刊更不容易。几年过去，实力不薄的武威作者队伍快要散了。

这时，李学辉站出来了。那时候，要从个人利益出发，他在外面发作品已不甚困难了，当时他又是报社记者，生活也没问题。但他不忍见武威作家队伍风飘云散的景况，撑头办起了《西凉文学》。一个好汉三个帮，冯爷来了，年轻但诗名已盛的谢荣胜来了，还有方方面面的有志之士来了。办刊物是要钱的，钱从何来？李学辉和他的同道

者，跑政府，跑企业，跑社会，婆婆妈妈，八八九九，说好话，讲大道理，到处化缘，好话说尽，嘴皮磨薄，鞋底磨穿，一期刊物面世了，一坚持就是十五年。流散的作者队伍渐渐归拢了，一个个走出武威，走向广阔的外界。自私点说，李学辉要是不管这档子事，个人的名比现在要大得多，利也薄不到哪去。在一次会上，我感慨地说，我每年都要被动阅读上千万字的作品，有的要改，有的要提意见，有的要作序，要写评论，有的要往出版社和刊物推荐，都是义务的，也不是我的工作职责，经常打断自己的写作计划，把力出了，还受埋怨，受莫名其妙的攻击，一段时间心里很郁闷。自以为在这个人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时代，咱做得够好了，但，说实话，李学辉做得比我好。这，就是我敬仰这位小兄弟的理由。李学辉的第一本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是我给写的序，题为《凉州的补丁》。那篇序写得不错，是我给人写的数十篇序文中最好的之一。其实也没花啥工夫，来感觉了，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一会就打出来了。这感觉是积累起来的，由对他的文的了解，到对人的了解，劲已憋足了，遇到那个坎了，腰一拱上去了。补丁大多是贴在领口、袖口、膝盖、屁股蛋子这些活动频繁的地点上的，可我说的这个补丁却是贴在大地上的，贴在凉州大地上的一块文化补丁。补丁是李学辉的笔名，他不算帅，不算高大，不算强壮，但却是一个有力量、有作为、有理想、有韧性，且心热如火、品高共赏的男人。后来，他干脆辞掉了报社广告科长这个他已得心应手的肥缺，专门腾出手来办刊物，还是化缘，还是磨嘴皮，还是跑烂鞋，经费再紧，刊物都是按期出版，雇员的工资都是一天不拖，一分不少。他说，人家把活干了，咋能少了报酬呢？李学辉在写小说，他的短篇写得不错，但这是个人的事，最令他动心的却是对武威文化的宣扬。这，是武威的事。这是他的一个心结，近二十多

年了，他把主要精力都搁在这。他本来就是一块文化补丁嘛。不用说，在个人功名和激活武威文化之间，他还会一如既往选择后者的。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不出几个傻家伙，也是挺让人难为情的。

武威的朋友间已开始把李学辉称呼李爷了。每逢此时，李学辉会嘿嘿一笑：胡闹啥哩。我开玩笑说，李学辉是凉州的不管部长，没有大的官衔，没有钱财，也没啥资历，也不怎么帅，号召力居然如此大，每一个动作，追随者，应和者，为之奔走者，地方高官有之，富翁富婆有之，能工巧匠有之，胡同串子有之，一个电话，哪怕在忙什么重要事，都一律搁下，来了。有的说，学辉的事是最大的事。有的说，李老师的事才是正经事。李学辉的事，大体都是文化的事，他个人，没有多少事，父亲安享晚年，妻子工作顺利，儿子健康成长，他的小说在哗哗写着。繁荣地方文化的事于他最大，好在四方八面也都以此为最大的事，个个奋臂以赞。一块补丁，在凉州大地上，日新，日日新。

李学辉的短篇小说，不敢说篇篇都好，但，总体达到了较高的水准，选材普遍独特，主题也普遍深刻，语言风格偏于冷峻奇崛。这与好坏无关，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他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着二十年的修炼，在文学日益走向市场化的时代，短篇小说因其文体的特殊性，这个最为考验作者功力的文体，已然沦落为小众文体，很难在泱泱文海中浮出水面。但这也正是磨炼一个作者文学功力、文学心性和文学耐心的考场。李学辉在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后，一举拿出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引起国内文坛广泛关注。与其说，这是他的长篇小说获得了成功，毋宁说，这是他的短篇小说修为的一次集中亮相。如今，他仍在悉心打磨短篇小说，时常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露面，艺术上也日臻完善，有望在小说之路上走得更远。

目 录

作家印象 / 文化补丁	马步升 001
麦女	001
麦婚	022
脖子	051
汉奸河	079
麻雀飞翔	109
女 婿	148
除夕	184
和薇薇去寻访孙招娣	193
苁蓉	203
鸡头	226
爷爷的爱情	236
绝看	252
老润	283
1974 年的汉奸	296
主要创作年表	304



这场雨很抑郁地下了半月，奶奶蹲在门槛后面，望着门前一大片扬花抽穗的玉米，她的心思也浸在了雨中。

雨一停，巴子营便还原了清丽和辽阔。一俟房顶能踩踏脚步，奶奶便在胳膊上挎了一只带土的筐子上了房。奶奶登梯的姿势很陈旧。筐子里的土是细土，能将房顶被雨渗开的缝隙弥合。我很笨拙地跟着上了房，看奶奶将细土填入缝隙，再用脚抹平，奶奶抹土脚像抹子，拿捏的分寸恰到好处，半筐土愈合了房顶开缝的地方，奶奶站在房顶眺望起来。

眼前是一大片的玉米。我顺眼一瞧，玉米穗头铺天盖地而来，挤挤搢搢，平整而且饱满。我的眼睛不再是自己的，满腔里的那种冲动直扑穗浪而去。天空静穆成一方手帕，稳稳当当。奶奶坐在房顶，筐子歪倒在一边，她的坐相很朴素，脚后跟垫着屁股，脸上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我试图从她的眼神中捕捉玉米穗浪的姿态，却找不到突破口，只有陪她呆呆地望着。

“不站在房顶看，玉米穗头只能是玉米穗头。”奶奶站起来，提着筐子，下房去了。

二

十四岁的奶奶瑟瑟在一片男人的眼神之中，八仙桌上袅袅的青烟撕扯着肃穆，族中三老的身子在太师椅中臃肿成三团棉包，头顶上的瓜皮帽显得单薄无助。

“族中三老的眼睛很毒，盯在人身上让人浑身不自在。”奶奶一走进回忆之中，眼里便布满了光彩。

“你就像现在选超女那样，走一圈说几句感谢的话不就完了。”

奶奶瞪了我一眼：“你以为那时的风气像现在一样，女孩子想撩大腿就撩大腿，想脱衣服就脱衣服，还走几圈？我浑身裹得严严实实都不自在，手稍稍放错地方都会挨训斥。”

“盯完就完了？”

“那是第一关，说是考察站相，其实是看五官和身材是不是匀称。”

“这与做麦女有什么关系？”

“麦女是麦神的信使，选出来的麦女要像麦粒那样饱满。”

“这是什么标准？”

“乡村有乡村的标准，麦子胖不成豆子，也不能瘦成胡麻。族中三老的这一关一过，还有三个相婆在等着你。”

“什么叫相婆？”

“是巴子营这里的叫法，她们是男女相亲时把关的人。”

“过去不是全由媒人捣鼓吗？哪能轮得上她们。”

“你听说过巴子营至今有离婚的吗？”

“这倒没听说过。”

“这就是相婆的作用。相婆和媒人不一样，媒人可以东拉西扯，相婆是很让人放心的女人。男女双方一提亲，相婆们就借各种理由，到人家去端详。双方家里人的脾性、教养、男女的长相，她们都会细致揣摩。最后她们把意见一汇合，说行，就继续走程序。她们说不行，这事就此完结。”

“她们收取费用吗？”

“收。有时给她们的辛苦费和彩礼差不多。”

“如果她们看走眼，辛苦费不就白掏了。”

“这有规矩，如果她们看走眼，要是男的休妻，女的跑回娘家，她们要出双倍的赔偿。”

“这是个有风险的活，她们看走眼过吗？”

“很少。”

“她们相你做麦女，和人家相亲有区别吗？”

“区别大了。相亲时，是不吃汗的。”

“汗怎么吃？没听说过。”

“她们把你关在一个屋子里，将窗子、门都罩严实。把衣服脱掉后，她们要看你身上有没有斑疤，闻你身上有没有怪味。”

“又不是选宫女，用得着这样吗？”

“这你就不懂了，有斑点的麦子不是好麦子，有怪味的麦子人能吃吗？检查完身体，她们又让跑。”

“这又做什么？”

“跑汗。屋里有一大盆炉火，很闷热。一圈一圈，啥时跑得身上跌落完汗珠才算完。她们用指尖接了汗珠，放在嘴里咂巴，判断有没有怪味。”